

有个村叫刘骥



□简云斌

刘骥……村，刘骥是一个村？

面对我们的疑惑，驻村第一书记韦永华肯定地说，不错，我们村就叫刘骥村，是纪念一位剿匪牺牲的烈士而取名的。

春阳和煦，万物葱茏。微风吹拂着荣昌区铜鼓镇刘骥村漫山遍野的花椒树，这种花椒叫九叶青，椒花刚刚开过，椒叶清翠欲滴，一种特有的椒香在山野弥散。仔细闻闻，空气中还有柚子花、柑橘花和苦楝花的郁香，以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的清香。蜜蜂在花丛嘤嘤飞着，斑鸠、画眉在竹林宛转鸣唱。田间有村民在忙活，鱼塘里鹭飞鱼跃，幢幢新楼掩映在一片青绿中，新修的硬化公路通到家门口。外来的人

大概想不到，这曾是一个贫困村，有建卡贫困户136户475人。当然，他们现在都脱贫了。

刘骥村属于川中浅丘地形，境内有一座铜鼓山，地势险要。清嘉庆年间，乡民为躲匪，在山上修了一个寨子，名天全寨。荣昌刚解放那时，近千名国民党溃军、惯匪等盘踞在铜鼓山上，凭借山高寨险的有利地势，不时下山烧杀抢掠，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对。1950年2月12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35师103团发起铜鼓山剿匪战，一举攻克匪穴，彻底肃清顽匪。这次战斗十分惨烈，解放军连长刘骥，排长曹长友、刘拴兔，以及数名战士不幸牺牲。

如今，铜鼓山建有一个英烈园，立着纪念碑，碑上是原二野35师师长李德生题写的“铜鼓山剿匪牺牲烈士永垂不朽”，碑下是3个英气勃发的战士塑像。为纪念英烈，这里从1950年起就改名刘骥村。2007年，因刘骥村与邻近的龙家冲村合并，一度改为龙家冲村。在老百姓的强烈要求下，2010年，又改回刘骥村。

我们在山上遇到一个村民，姓肖，今年81岁，当过30多年民办教师。当年铜鼓山剿匪时，他只有十来岁。他清楚记得那天发生的战斗，绘声绘色向我们讲起刘骥等人牺牲的场

景，讲到动情处，热泪盈眶。数十年来，他在学校不断宣讲英烈事迹，让英烈的名字深深印在一代代学生的脑海里。

听着肖大爷的讲述，看着纪念碑和塑像，我想：这些烈士，虽然没有留下一丁点生平介绍，我们不知他们的真实模样，也不知他们来自何方、有过怎样的人生经历，但他们为了这方百姓献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从此，刘骥、曹长友、刘拴兔这几个普通的名字，就铭刻在这片土地上了，被这方百姓口口相传。这就是所说的口碑吧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以英烈来命名一个市县或乡镇，有很多例子，如河北省黄骅市、吉林省靖宇县、陕西省子长市、志丹县，本市铜梁区有个少云镇。但一个村能冠以英烈之名，可谓少之又少，刘骥村真是有幸。

听韦永华书记介绍，刘骥村近年来将铜鼓山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打造，已建设成为乡村旅游红色景点，经常有周边群众前来参观祭拜。

说起刘骥村，今年49岁的韦永华充满感情。他是市检察院一名调研员，两年前被下派到该村搞脱贫攻坚，任驻村第一书记。刘骥村

距荣昌城区远，以前交通不便，经济落后，村里矛盾也多。韦永华记得，当他和另外3名同志才驻村时，原村支书已退下来，村主任又撂担子不干了，他成了实际的当家人，感到压力空前。面对重重困难，韦永华没有趴下，他带着工作队跑遍了全村，田间地头，沟里坎上，与群众反复商量发展大计，在以前的产业基础上，完善了以花椒为主导，观赏鱼、小龙虾、蛋鸡养殖、莲藕种植等多种产业联合发展之路。目前，全村已发展花椒4000多亩、莲藕300多亩、鱼虾基地900多亩、蛋鸡养殖场8个、种猪隔离场1个。两年来，他和同事们费尽心力，带领全村5000多名群众，让一个贫困村变成了国家森林乡村、重庆市2020年脱贫攻坚先进集体、荣昌区文明村。

村里变了，老百姓笑了，韦永华的面颊却更加黧黑，两鬓也有了星星白发。两年来，他一直泡在村里，很少回主城的家。在村里，大人小孩都熟识他，有事就找“韦叔叔”，连全村的狗见了他都直摇尾巴。

面对群众的夸奖，他嘿嘿一笑：“这两年还是没白忙！”

与韦永华一同派驻到荣昌扶贫的，还有今

年38岁的市检察院干部刘益，他任盘龙镇禾苗村驻村第一书记。禾苗村比刘骥村更落后。为了禾苗村的发展，刘益还专程到韦永华那里取经，回去也搞了800亩花椒基地，还搞了一个养猪场，群众脱贫致富了，村集体经济也从零一下子增长到20多万元。刘益的儿子5岁了，这两年很少见到爸爸，每次他回家，儿子都拉着他的手不让走。等儿子上幼儿园去了，他悄悄抹一下眼泪，又踏上了返村的路途。

韦永华和刘益都是普通的扶贫干部，他们不辞辛劳，踏实干事，我想，这方老百姓心中是有数的。是啊！只要你心中装着百姓，真心实意为百姓谋福祉、献赤忱，百姓心中自会有你的位置的，口碑中也会有你的名字的。

那天下午，站在刘骥村英烈园观景平台，我纵目四望，眼前是层层叠叠的花椒林，身后是高耸入云的烈士纪念碑，远处是正在修建的大内高速公路……微风拂来，阳光耀金，乡野景致美不胜收。刘骥村的乡亲们，有的在花椒林忙碌，有的在山路上吆喝着黑山羊，有的在房前屋后栽花弄草，点缀着自家的小日子。

他们那一张张幸福洋溢的笑脸，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画面。

当我跑步时，我得到了什么

□贺滨

想要书写跑步是一件困难的事，真要说出点儿与众不同的微言大义，多半会陷入“欲辨已忘言”的绝望境地。

那就从自己的跑步说起。2013年的岁末，一个十几年前的老同事老朋友，将我拉进了一个微信群。他开始在群里一遍又一遍向我发出邀约，让我同他们一起去中央公园或是照母山上跑步，他不断地声称野跑有多神奇、多迷人，我注意到那位老友在群里“教主”的地位，以及他在最近的相片里雪白体恤包裹的身体，已接近于一本教科书那样的完美。我动了心，就在那个灰蒙蒙的冬天下，去买了一双耐克的慢跑鞋。

可是，一场绵绵无期的重感冒，却将我的跑步计划拖延到了第二年的一月底。那天，当我开车驶上照母山公园的3号门，有些害羞地跟随那些老道的跑者迈开脚步，我知道，这个行动，已经注定会成为我人生后半期的主打运动。这就是在跑者中间无障碍流传的“跑了，才懂”，只有当你开始奔跑，用你穿着各色鲜艳跑鞋的双脚，有力地踏向水泥的、或是柏油的，甚至是沙土的坚硬地面，当地面同样有力地回应，透过你的脚掌、小腿、膝盖、大腿，最终传递到你的大脑时，你才有可能一步步地，无可救药地坠入奔跑的暗黑魔力。

我当然忘不了在重庆一中渡过的中学时代，那个时候我有多么憎恶长跑，在那些一点点灼热起来的春天，五一节吧，校运会在田径场主席台边的喇叭里哇啦哇啦唱响，那时我是多么远离运动的一个书生啊，我把身体藏在灰蓝的或是军绿的制服之中，坐在条石垒就的看台上面，雾蒙蒙的双眼，透过中度的眼镜，直盯着《小说月报》或是诸如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此类伤怀的玩意儿。那些明亮跑道上发生的一切，看上去与我这个幼小树苗般的身子完全无关，那时的我当然绝不会想到，来到了中年，自己却要用那样激烈的方式，实施一场自我救赎。

激烈，是我对奔跑的预判。我跟在那些群友们的身后，大约在两三公里之后，我的呼吸开始变得像一条锯子那样拉锯着我的喉咙，而且被同行的跑者远远地抛在身后的羞耻，还在我的背心中中央燃烧着。只是，我之前持续了三四年的健身房磨洋工，最终帮了我，居然让我在最初的几次跑山中，蛮横地完成了四五公里的里程。

数据就这么一次次地改写了下来，在第四五次的开跑之后，有一天早晨，太阳像是散碎的金子那么美好，我跟随他们跑全程，我踮起脚尖勉强跟上，居然，居然，跑完了10.7公里的大坡度山路。

从那天起，我才真正懂得了，跑步的要义首先就是要慢下来，跑完它。要尽可能缓慢地燃烧你体内的糖原，才能接续长久运动后你脑下垂体分泌的内啡肽、多巴胺。

其实，真正跑起来，你可没有力气如此浮想联翩。当你跑步时，你想想什么？还是村上春树说得真切：“我跑步，只是跑着。原则上是在空白中跑步，也许是为了获得空白而跑步……跑步时浮上脑际的思绪，很像天际的云朵，形状各异，大小不同。它们飘然而来，又飘然而去。”

说起来，跑步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人生的隐喻，当你跑步，足够长久，你就可以获得一件如同天空般广漠的容器，那样的时候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生，你都有勇气照单全收。

来说说我最难忘的几次跑步。

一次是在清迈古城，我围绕那茶褐色的古城墙跑了一个圆周。我穿过清晨那些匆忙奔波的人流，在6.96公里奔跑的终点，看见了路边寺庙里，菩萨那拈花微笑的俯视。差不多12小时之后，我和朋友在清迈城郊的Central Festival商场，经历一场将近6级的地震，直到那时，我才意识到菩萨那个微笑的真义。

几天后，在清迈的山林中，我开始了另一次长跑。泰国有一位获得过金棕榈大奖的导演叫阿彼察邦，他的故乡，就在那片山林中。那天早晨，我强撑着从度假村的床榻上起身，跑上蜿蜒的山路，并且将随处可见的三角梅当作可爱的路标，我心里一直想的，就是那位我热爱的导演。后来，我看见树木的那些白色枝桠，在山背阴的那一边，雨点没有遮挡地淋到我头上，就这么不知不觉，迷失了返回酒店的路口。我来来回回折返了四五次，也没能找到那扇通往我们居住小院的木门，在体力即将衰竭之际，我感到自己跑进了阿彼察邦的某一部逃离的电影。

还有一次是在大理。那是我头一回在高原上跑步，在经历了之前喝茶喝咖啡喝啤酒的一个又一个下午之后，我觉得那样的奔跑显得有些装模作样，直到我有些狐疑地跑过农家门前的狗粪，以及尘土飞扬的建房修路工地，最终看见阳光下安静呼吸的洱海碧浪，我才收到那次孤独奔跑的回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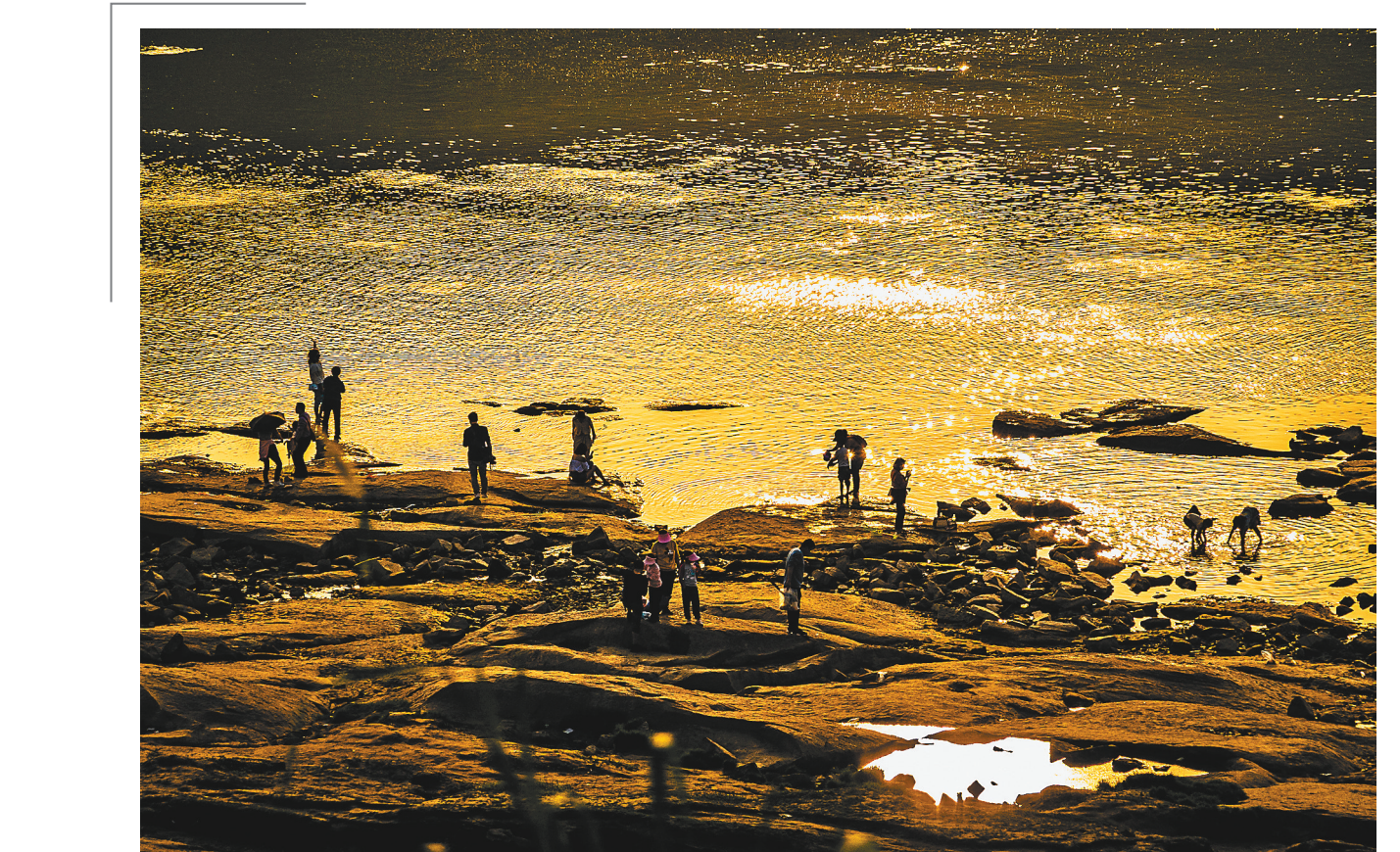
看出来了吧？跑步的意义，总是要在终点才会浮现，在我们选择一次孤独奔跑的最初，我们其实很难预测最终可以得到什么。

这就是跑步带给我的愉悦，难以对他人言说，好比当我在幼小的童年，被父母独自留在家中，我会用洗净的床单将自己完全包裹起来，透过那白色的床单，去观看外面世界照进来的光芒，那时，我会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全，我的手脚，很有把握地拥抱着自己的身体。

我就跟着你去城里享福。

几年后，我的生活条件好些了，费了很大的劲，终于说服了母亲，把她接到了城里。想着她一生太操劳，现在该好生休息调养身体，但母亲却闲不下来。每天清晨，我还在床上，她已做好早饭等着。我劝她不必早起，城里的上班族都是在外面餐馆吃早饭，母亲认为外面吃既不卫生也不划算，一碗小面就得好几块钱。她整天买菜做饭，料理家务，接送孩子，根本停不下来。

没多久，母亲对我说，她在离小区不远的地方物色到了一块荒地，想自己种点蔬菜。我告诉她，巴掌大的地方种不了多少菜，再说菜



夕照——摄于两江新区金海湾公园。

熊康敏 摄

支教的第一次家访

□赵恒喆

“奶奶，老师真的来我家了呀！”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身影，在贴着数张窗花的玻璃后面跳跃了几下，飞快地跑下楼，跑进了屋前的梯田里。奶奶闻声，放下手中的农活，疾步走进屋里，呼唤四个孩子端出山果与山茶，以山里人家的最高规格来接待。

支教的第二个月，我和同事去武隆区后坪乡白鹤村小雅家家访。白鹤村是我向往已久的，因为它总让我联想到星空。每个夜晚，我在教师宿舍楼静望对面山丘，没有强烈人造光的白鹤村，与深色的天空融为一体。每户人家隔得很远，百十户人家燃起的灯，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像极了夜空中的星星。

临行前，有前辈说：“孩子们为了让老师来自己家里看看，往往会‘谎称’家很近。他们说只有半小时路程的，你至少需要走一个小时。”果然，小雅口中“半小时就能到”的家，我们用了半小时车程与一小时步行。但我们

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因为小雅往返求学是全程步行。

在这里，家访就是从山腰走到山顶，从水边走到云端。这一天飘着小雨，走在缭绕着云雾的林径中，流水潺潺、鸟鸣幽幽不绝于耳。溪水旁丛生的翠竹，怪石边滴翠的蒲葵，像是隐士留下的手杖与摇扇；披着青藤，站在云气之上、独处悬崖之边的古树，宛若远眺河山的仙人。这一路虽然远，但身心并不感到疲惫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小雅家。

我随小雅参观了一下她的家，这是一个榫卯结构、有些年头的两层苗寨木屋。木门槛很高，进门即是客厅，正对着大门的，是一个摆满祭祀品、装裱考究的“天地君亲师位”。取暖很有特点，是一个单独的房间，地上挖了一个方形的坑，烧柴火。取暖的房间也是孩子们的书房，用作学习的一隅，墙上贴满了自我激励的格言与日常学习的计划，小雅向我介绍这些时，眼睛里闪着星星般的光。小雅年逾花甲的奶奶是一位了不起的奶

奶，两个儿子与儿媳都在外务工，春节才能回来，她一个人要照顾四个孩子的生活起居。幸而四个孩子成绩都很优异，对于奶奶是最大的慰藉。

家访结束时，我和同事提出和奶奶以及四个孩子合张影，奶奶摆着手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衣服脏，衣服脏，我去换身。”她进屋换下了沾有泥土的草帽蓑衣与雨靴，换上了一套朴素整洁的布衣布鞋，还戴上金耳环与银手镯，这才大大方方地面向镜头，与我们留下合影……

十里林径百重泉，
三两人家云雾间。
山树应是多情物，
爱借流水寄花笺。

我写下这首《七言·记支教第一次家访》。之后，再在夜色下望向白鹤村，我便会联想到，这里每一盏如星的灯火旁，应该都有一两位如星般发光的老人、几个眼睛中饱含星光的孩子吧。

肿，尤其是踝关节，滑膜炎日趋严重，已穿不进她自己的鞋了。她的脚上还有几块紫色的斑块，我知道那是母亲晚上疼痛难忍，固执地用药酒揉捏后留下的，虽然这样能减少些许疼痛，但反而会更加重炎症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到冬天，霜雪不断，吃的水经常被冻住。因为我上学要走一个小时山路，所以母亲总是早早起床，为我生火做饭。她的手上长满了冻疮，后来时常感到手脚麻木，于是每晚总会烧开水泡脚桐树叶烫脚，渐渐地就落下了这病根。望着母亲日趋衰老、日趋单薄的身体，我的心生疼。母亲啊，你何时才能不再操劳了？你一生都在劳碌，像母鸡呵护小鸡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，用瘦小的身躯扛起生活的重担，用挺直的腰板给予我面对困难的勇气，用爽朗的笑声教我乐观向上、热爱生活，更用无尽的爱把我的心房塞得饱满、充实、温润。母爱是一种岁月，让人洒泪感怀一生。